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萬花樓 第三十九回 臨潼關劉慶除奸 五雲汛張文上任

當晚狄青親視之際，楊元帥退了帥堂，眾將各自歸營，狄青一切無差，單單忘卻一位活命恩人，此人乃是龐府上逃出的李繼英。他與張忠、李義一同到此，是日元帥只令張、李進見，狄爺已忘卻他在外營。忽一天繼英得遇張忠，他只說要見狄爺，張忠反覺駭然，道：“狄哥哥忘懷了活命恩人，待我與你傳知。”這日狄爺正與楊元帥對坐，論說聖上增送歲幣，與北夷契丹的失算，有張忠上帥堂，向狄爺稟知，李繼英求見。狄爺聽了，忽然醒悟道：“怎麼遺忘了他，倒顯得我無情了。”傳命速請他進來相見，張忠領命而去。元帥忙問：“那李繼英是何人？”狄爺細將他搭救前情說明，元帥與眾將都言，此等義俠之人實為可敬。正說之間，李繼英已至，參見過元帥，又拜見狄爺，他即扶起李繼英，再參見範禮部、楊老將軍、孟、焦等一班文武官員。眾將士敬他是俠烈士，不便輕慢，元帥又與他一坐位，在狄爺位下。談論數說，元帥吩咐賞酒一桌，狄爺命張忠、李義陪宴。狄爺又道：“元帥，五雲汛上還缺一千總官，可否命李繼英補了此缺？”元帥道：“狄王親既薦他，本帥自當依命。”即著李繼英蒞任五雲汛，李繼英叩謝而往。此事暫停。且說前文飛山虎劉慶依了張文之言，歸隨狄王親。但礙著妻子，又不能逃出潼關，當日計算，收拾起細軟物件，將家眷送暫在一所潔淨尼庵安頓了，又來見馬總兵。馬總兵道：“龐太師一心要害狄王親，不想前月一連幾次，你不下手，莫非你與他有何瓜葛？”飛山虎道：“小將與他毫無交情，焉有不下手的？但他盔上甚奇，日夜放光，衝開大刀，不能下劈。不如待小將再至三關走一遭便了。”馬應龍道：“狄青到關已久，你今此去更難下手了。”劉慶道：“不妨，此去定取狄青首級回來，斷不再誤。”馬應龍道：“如此，速速前往！”飛山虎退出。劉慶不往別處，只往張文家去。

且說孟氏太君，自與孩兒分別，終日懸念。只因時值三冬，霜雪交加，倘道路延擱，違了限期，只恐楊元帥執法無情，雖有佘太君家書一封，不知楊元帥能否遵依寬宥。金鸞小姐時常安慰母親，張文也道：“狄兄弟乃烈烈英雄，定然無礙的。”忽一天報進楊元帥差官到來，反嚇得張文一驚，只得接進來。兩人見過禮，杯茶已畢。張文問道：“孟將軍到此，有何公乾？”孟定國道：“只為欽差英勇，殺退敵人，即於元帥前保舉張老爺為五雲汛守備之職，元帥有文書在此，請看便知明白。”張文道：“有此奇事麼？”張文雖做過遊擊，但前程已被革去，因何孟定國仍稱他為老爺？只為張文是狄欽差的內戚，今已起復為守備，孟定國所以才恭敬於他。當下張文看了文書，滿心大悅，要備酒款待，孟將軍堅辭而去。張文進內堂報知岳母，孟氏聞言大喜道：“難得孩兒立此大功。”金鸞欣然道：“母親，兄弟果然膽大志高，具此奇能，如今愁盡悶消了。”太太道：“此乃蒼天庇佑，吾兒年紀雖小，卻能立此奇功，真不容易。”當下張文選了吉日登程赴任，預早收拾物件，不用細言。

這日又來了劉慶參將，說道：“那馬總兵必要謀害狄王親，但我已將家口安頓在尼庵中，心無掛念，張老爺可收容我了。”張文微笑道：“劉老爺，真乃言而有信之君子。”劉慶道：“為人言出如山之重，豈容更變？”張文道：“我家兄弟雖然年輕，實乃英雄驍勇，方到邊關，即立下大功。”劉慶道：“立下什麼大功？”張文道：“首寇贊天王等五將，數十萬敵兵，被殺個淨盡，今又保薦我去做五雲汛守備，你道奇妙也否？”劉慶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！追悔已遲了。我悔不及早跟隨狄欽差，若能早到三關，也立些戰功了。孰知間阻來遲，有何面目往見欽差？”張文道：“劉老爺，何須著惱，你今未建小功，還有大功待你建立。”劉慶道：“張老爺，還我席雲帕，待我克日往見狄欽差。”張文道：“你今日即是要往三關，總也遲了，如今何須性急。小弟再隔兩天，也要動身，同往如何？”當時張文款留飛山虎，堂中排開酒宴一桌，二人對坐，吃得盡歡。

酒至半酣之際，談論龐洪奸惡，馬應龍附和權奸，要陷害狄欽差，張文呼道：“劉老爺，吾想龐洪、孫秀、胡坤，與狄欽差結下深仇，要圖陷害，也不去說他。但馬應龍與狄欽差並非宿怨，不該深信其言，竟要緊緊圖害於他，比之三奸，倍加狠毒。他命你往殺狄欽差，不若你反去殺這奸賊，取他首級，拿到邊庭，方顯得你是為國除奸的英雄，但不知你有此膽量否？”飛山虎聽了，冷笑道：“要殺奸臣不難，速還我席雲帕，管教取到首級來此。”張文道：“劉老爺果有膽去麼？”飛山虎道：“畏怯不去的非是大夫。”張文暗想道：“我不過是戲言，豈知他認作為真，待我索性將他激惱，可以除卻奸黨。”即呼道：“劉老爺，下屬刺上司，罪名甚大，倘或殺害不成，反為不妙。”劉慶道：“你休戲弄於我，如一允諾，即赴湯蹈火，亦所不辭。這些小事情有何難處！若無首級回見於你，即將我腦袋割送於你。”張文道：“如果殺此奸臣，也算除一大患了。”

當日飲酒已畢，不覺紅日歸西，張文取出帕子，交還了飛山虎。又談了一番，已交二鼓，劉慶將腰刀緊緊束系，駕上席雲帕，在潼關馬總兵府前降下，向府內四面觀望，想道：馬應龍這奸賊，諒已睡臥了，不若喚他出來，賞他一刀，即大呼道：“馬應龍，我乃上界速報神，今奉玉帝旨到此，即速接旨。”馬應龍正在內室與夫人飲酒閒談，二更已過，夫人先醉了，這馬應龍還不住杯。想起飛山虎的本領，但願此去一刀兩段，收拾了狄青，其功不小，龐太師定然升我的官爵。正在心中思想，忽聞庭外呼喚之聲直達室內，忙喚丫環小使，但時已夜深，都熟睡了。只得自持銀燈，來至庭前，那飛山虎看得明白，即厲聲大喝：“馬應龍身居武職，當為國除奸，今不念君恩，反附奸臣，圖害狄青。今我奉玉旨，斬卻奸臣，斷無輕赦。”這馬應龍早已嚇得魂散魄飛，渾身顫抖，即忙跪下埃塵，叫道：“尊神在上，我實無此事。”方說得無此事，劉慶已飛身而下，順手一刀，血淋淋頭兒，滾將下來，提了人頭，騰空而去。

當時劉慶猶恐牽連近地官民，又駕雲飛到臨潼府衙內，按住雲頭高呼道：“臨潼府太守何在？”是晚太守還在燈前，批閱下屬詳文，忽聞空中呼喚，不覺吃了一驚，抽身出外，喝問：“那方呼喚本府？”又聞高空有人叫道：“臨潼府聽我吩咐：我乃上界速報神，奉了玉旨所差到此。只因潼關馬總兵應龍，聽信龐洪奸佞之言，打發劉參將，前往邊關，行刺狄欽差，此等狠惡奸臣，趨權附勢，今已上乾天怒。我神奉差先往邊關取劉參將首級，又回潼關斬卻馬總兵，拿了首級復旨。我神知你是位愛民清官，是以特來報知，此非盜殺，不要累及近地官民。”說完，嗖的一聲去了。府太守聞言，並不驚慌，仍又回進了書房。

原來這位臨潼府太守，姓白名山，字峻高，乃是公正無私的清官。原籍江西人氏，兩榜出身，年近五旬，辦過多少案件，經歷有年，豈不明白此事。自言道：什麼上界速報神，本府聞邊關參將劉慶善於席雲，想必馬總兵差他行刺狄青，劉慶反回刀殺了馬應龍，只恐累及他人，故來本府跟前，說此譎詐之言。想罷，長嘆一聲道：“劉慶，你不附奸臣黨羽，是你正大光明的立品，但不該膽大擅殺上司。況且殺害官員，事關重大，豈不乾連近地頭百姓及本府官員，教我如何處置？即此無憑無據之論，實難申詳上憲，有此件重案，如何了得？”想來思去，只得請刑名、幕賓兩人商酌。幕賓道：“太尊，這種案件倘不據此而辦，恐一府文武官員都有乾礙。依晚生愚見，只可據此申報，並差快馬趕回汴京，密稟馮、龐二相，送副厚禮，要求他周全，方保本府官員無礙。但太尊仍要連夜進關，查看有無此事，方好播揚眾官員得知，要先說明神人責備之言方妥。”

白太守聽了點頭，頃刻傳知眾衙役打道，隨從白太守，一路來至馬總兵衙內，查看果有此事。即速差人，分頭往報城廂內外各官。此時文武官員都已熟睡了，一聞此言，大為驚駭，不一刻齊到馬府，進了中堂，只見屍骸，不見了首級，眾官員嗟嘆稱奇。當時府內夫人哭得肝腸寸斷。眾文武紛紛議論，都說：“非白太守連夜查明，是神聖顯靈，有此天譴，那裏去捕拿凶手？此件大事，如何完決？”候至天明，眾官員各自散去，少不得商量厚禮，申備文書本章，投達東京去了。這馬府夫人只得收拾無頭屍首，哭泣哀哀，不須多表。

卻說飛山虎席雲來到荒郊之外，將首級埋藏於泥土中，然後回見張文，細言其事。張文撫掌欣然道：“劉老爺果然膽量包天，真乃英雄。”此時天色已亮，金鸞母女又驚又喜，驚則驚殺人如兒戲，喜則喜除了一奸臣，免了後患。次日，張文已收拾齊備，帶同家眷，來至五雲汛，汛上的兵役，紛紛迎接進衙，又有李繼英也來參見上司張守備。一言交代，不須煩言。

卻說飛山虎到了邊關，將此情由啟知狄青。狄青一聞此言，還怪他目無王法，他雖是附和奸惡之臣，縱使有罪，但非你可擅

殺，又恐連累此處官民，只得將情由稟知楊元帥。元帥反稱他義俠剛烈英雄，授他副將之職。又使制成四面大旗，旗上稱狄青為出山虎，張忠為扒山虎，李義為離山虎，劉慶為飛山虎，四圍轅門，高高豎起。此時方得四虎將，後來石玉到關，加上一面大旗，名笑面虎，又成五虎將了。

且說張文上任後，有文書到帥堂，狄青即到五雲汛見了母親，喜色欣欣，又與姐夫、姐姐重逢。一堂歡敘，話長難述。不如後文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